

唯識與心理諮商助人經驗談之二(下)

廖誠麟 主講
張意葭 記錄

我的修行—佛法教學實驗

現在我也是嘗試著實驗宗教協談的可能性，宗教協談有個很大的目的就是：勸你、邀請你成爲一個菩薩的行者。所以，我不怕你說我有宗教意圖，如果你怕就不用找我，我的招牌清楚的告訴你我是佛教；於是你來找我，是已經可以接受佛法的幫忙，而我要告訴你怎麼樣佛法可以幫上你的忙，就是你要承諾當個修行人，然後我可以教你怎麼修行，分享我修行的資源。於是我們在那裡可以是教室，是修行的道場、可以共同參訪、可以共同當生命的朋友，可以用我的名字，你用你的名字等等的。雖然佛法講的是「無我」因此他可以不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是個「假名」；假名代表我的一種位格，代表我的生命角色的變換，你願意跟我同行，你也可以做到我現在做得到的事情；乃至於雖然你學得比我晚，但你也可以學得比我快，走得比我前面，我必定在旁邊合掌令歡喜的讚嘆跟隨喜。我覺得佛法裡有很多很美

好，很想跟別人分享的東西，可是我看到目前的宗教現象，卻都比較講究拜懺，拜懺背後代表什麼？！代表內疚、慚愧、很深的罪惡感，乃至於追求恐懼、救贖，或用業果關係變成威脅，這宗教現象讓我很難認同，但我不會因爲不能認同而離開佛教或學佛，我只是覺得佛教的正確觀念沒有被好好宣揚。

用病人幫助病人的方式互相幫忙

因此我願意承擔，走這條路走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我一直跟我身邊的人招手，我班上的同學雖然都叫我老師，我還是很誠懇的稱每一個人「學長」。每個人都有自己學習的專長部份，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們爲什麼不能用修道、善知識彼此扶持的態度，用病人幫病人的方式互相幫忙。

這就跟 Adams 所提倡的「家庭醫生」觀念相似。他說：在醫療體系不一定需要找到一個專業醫生去治療別

人，其實只要有正確的醫療觀念和醫療資源，能夠讓這個機構使用，病人可以幫忙病人，所以他發展出一個病人幫忙病人的一套醫療社會體制。而這種觀念被用到社會企管的行銷領域中叫Customer Society（愛用者俱樂部），也就是把對某一種商品愛好者結合成一個俱樂部，讓他們彼此分享，造成哄抬這產品的一個催化劑。

佛法也是一樣的，我覺得佛法不需要有「老師」，因為我們的根本上師是「佛陀」，我不把他人格化，因為他所教導的是一條「覺悟」的道路，他自己也不認為他是老師，他認為他是我們菩薩道的同行者，只是他成就比較早。雖然如此，他回到我們娑婆世界來八千多次了，所以也就是說：他一直示現不斷「重來」。但重來不是跟我們凡夫的輪迴一樣，只是因為他的悲願的關係，不斷的歸零回來，願意跟每一個他所面對的當事人，當作重新開始的學習去學習他的生命道路；而且他是感恩這個人，帶給他重新學習的機會，讓他擴展生命版圖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好樂知識，喜歡學習，又不怕接受改變，佛法是個非常好的方法。雖然佛教團體有很多錯誤不正確的現象存在，就像很多團體都有問題一樣，問題沒有辦法避免，沒辦法讓它不發生，雖然有問題是必

然的，可是它可以學習。你只要學習，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就不用救贖的方法去免難，所以就可以把所有惡緣轉成善緣，是佛教裡面「唯識」一直很主張的方法。這樣子好像有點在行銷「唯識」的課程。過去我也依照坊間別人怎麼講我就怎麼講，可是後來我覺得這樣有問題，我開始反省，也開始修正，我每年重新開始的課程，也都一直不斷的更新我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以及對於各種法相的解釋，我也都叫我的學生不必重新聽我過去的錄音帶。我之所以願意用錄音下來，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陽光底下看到我，我不是一個成功者，我也是一個學習者，我過去是那樣解釋佛法，解釋我對於信仰的態度，可是我一直不斷的改變，改變到現在你們現在所看到的樣子。所以，如果你們看到我改變的可能性，你們也可以。大家變成一個學習團體，然後雖然我是在臺上，我只是替你們做消文，我當書僮，大家起來唸書，如此而已，絕對不是一個老師跟學生的關係。用這樣的方式，乃至於在每一種教材，每一種生命的遭遇上，都可以用同樣的原則、同樣的態度、同樣的理念，重新去改變回應的方法，然後把助人角色那個大帽子拿掉，讓每一個人都回到基本，很誠懇面對生命，做一個菩薩修行者的角色，努力的活在當下，接受「三世緣起」

的可能性，敬畏因果；活在「空性」裡面，表現出「無我」的修養。這一直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所以，我真的覺得佛法很好。

做個「過來人」，「走過」「生生世世」的觀音菩薩

過去我並不是很認識「觀音線」是怎樣在做新人的培訓和在職的培訓。我發現任何機構能夠留下來的都是老參，那些留不住的大概就是一兩年進來就走掉了。能夠真的深耕的就是像各位這樣有菩薩心腸，對這機構有相當生命的感同身受、認同，願意陪著它走生生世世這條路。既然如此，都是一群老夥伴，所有商業機構的客戶都是老顧客。為什麼它們都會比較尊重來訂位的人，就是因為老客戶是非常重要的道理。而且能夠跟我們相應的人總是那些人，你的修行功德如果不擴展，那麼我們會幫上的永遠是某一類特質的人。你不要期待我的技術有多高明，可以輔導到每一個人，你要學到自己的風格、學到自己的專長，學到自己最勝任的角色，跟對待人的一種模式。接受自己的限制，乃至於很寬大的去欣賞每一個人不同的差異，能夠尊重自己的差異、接受別

人的差異、能夠接受自己跟別人不同、能夠接納別人和自己的不同，然後變成一個團體，世間法是這樣講，佛法更是這樣要求。所以說一個僧團要興旺，要僧讚僧，修行者要能彼此互相稱嘆彼此，要以隨喜稱嘆、供養、禮敬的態度，然後恆順眾生，普皆迴向。

用這樣的信仰，去改變我今天對生命遭遇的想法跟態度，還有解除我今天情緒跟成見帶來的捆綁，雖然這條道路不是今天訂三個月或十天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可是我相信，最聰明的人才可以看到生命全體實相，才願意走上這條生生世世的不歸路。不歸路這個概念好像是很黑暗的，是不是？可是不歸路是「不退轉菩薩」的成佛之路。你確定這條道路是正確的，你為何要退？何況時間根本也不能退，本來我們走的路就是不歸路，何必怕走上不歸路呢？何必一定要訂一個期限，然後到那裡就要收成結果，你為什麼不把所有的事情，交給有苦的眾生隨時需要隨時拿去，我在這過程當中完全一無所有。

接受完全一無所有，接受自己完全無有依止，做一個生命的「乞士」，乞士就是出家人，乞求別人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我才有辦法將我生命的經驗跟別人分享。所以，我覺得佛法可以更新目前諮商助人角色的很

多觀念，可是因為機構性和主流派觀點的關係是強勢的；所以，我們這類人永遠只能當另類的學派和治療；可是我也不認為那是治療，那全部都是每個人在「自我療

癒」。我本來也是要分享我自我療育的過程，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坊間有很多有德人士，他們寫很多很好的東西，都可以當作素材。

中華佛教居士會「盛世鐘鳴祈福五洲」跨年祈福晚會圓滿

中華佛教居士會於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在埔里圓覺彌陀村主辦《二〇一〇盛世鐘鳴 祈福四海》跨年晚會，推廣世界和平吉祥塔——「寶篋印陀羅尼經塔」——的和諧精神並將其功德廣被大眾，祈願世界祥和、民衆平安。

主辦單位以世界和平塔所在地的埔里圓覺彌陀村為主會場，並派遣特派員前往世界各地十四座寺廟駐點，透過各地電視衛星「聯機轉播，讓更多國家的民衆能夠共同分享宗教、文化所帶來的平靜與吉祥。這場跨年晚會在三十一日晚間十一時至二〇一一年一月一日凌晨十二點半於臺灣「緯來育樂台」(播出臺灣地區晚會內容)及「佛衛電視慈悲台」(有各地區聯合精華節目)播出。

跨年晚會合作寺廟包括西安大慈恩寺、深圳弘法寺、杭州淨慈寺、蘇州寒山寺、揚州文峰寺、南昌佑民寺、南京棲霞寺、成都大慈寺、澳門媽祖閣、臺灣圓覺彌陀村、日本京都清水寺、美國洛杉磯西來寺等。

聯盟電視臺有：江西電視臺、四川電視臺、深圳廣播電台、蘇州廣播電台、杭州電視臺、南京電視臺、揚州廣播電台、臺灣緯來電視臺、臺灣佛衛電視臺、香港亞洲電視臺、澳亞衛視等。

晚會在十一時由嘉義龍門舞蹈團的「慈航——楊柳觀音」開場，主持人李秀媛、王尚智隨即宣布晚會開始，陸續演出國樂〈贊佛偈〉等，接著由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淨心長老為「盛世鐘鳴祈福五洲」跨年晚會祝福，並由中華佛教居士會理事長陳賢漢致詞，說明跨年晚會在彌陀村舉辦的意義，然後播映玄奘大師頂骨舍利供奉於西安大慈恩寺、臺灣玄奘寺、南京靈谷寺的情形，並由海明寺梵音樂團陳麗齡女士演唱〈玄奘大師贊〉，紀念一代高僧為世人所做的貢獻。

接著由臺灣原住民布農族演出國際聞名的八部合音，及表演原民集錦舞蹈。節目繼續進行，由來自非洲馬拉威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的小朋友進場表演非洲傳統歡迎舞MAZOMA，接續的是圓覺宗青年團表演的一念蓮華、六字大明咒舞蹈，非洲小朋友繼續演出「梵唄」。節目在倒數聲中，進入跨年儀式——在貴賓們撞出二〇一一年兩岸與世界同步的吉祥鐘聲中，與會來賓開始繞塔，緊接著由佛曲演唱家王大川帶領大眾唱起「寶篋印陀羅尼咒」，節目至此達於晚會高潮。在生命之聲主持人幽蘭朗誦「祈願文」後，節目在所有來賓上臺合唱「明天會更好」聲中收尾，所有人都對二〇一一年升起美好的希望。